

十多年前,我的案头新增了一套中华书局版线装本《资治通鉴》,之所以要添置这套书,完全是出于深藏内心挥之不去的“通鉴情结”。爱《通鉴》自然就会痴迷司马光,所以洋洋40册《宋史》中我最为熟悉不过的,就是那篇《司马光传》。

司马光耗费毕生心血打造这部“历史教科书”,其初衷是为当朝皇帝提供以史实为依据的借鉴,使之趋利避害,避免重蹈前车覆辙。《宋史·司马光传》对司马光修史的艰辛历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这部《通志》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继位后,对司马光的修史工作更加关注,对司马光开放全部皇家藏书供其利用,“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书成后,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治国理政莫大焉,于是定名为《资治通鉴》,并“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正是神宗亲自撰写的这篇序言,使这部书在后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免遭毁版厄运。有意思的是,金灭北宋后,南宋统治者痛定思痛,认为北宋灭亡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变法,于是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又重新被奉为圣贤,配祀孔庙,《通鉴》又变得红火起来,成为皇帝的枕边案头宝典。

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

今年,是作家汪曾祺百年诞辰。我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新开了一座汪曾祺纪念馆。我在网上浏览了纪念馆的局部。外观远看像七部掀开的书稿,仿佛象征汪老擅长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书信、杂著、谈艺等七类文学体裁。内景错落有致,宛如汪家大院的院落天井。纪念馆还将汪老生前在北京的书房整体搬移过来,让广大“汪迷”可以近距离领略一代文豪的风采。

汪老已经百岁了,我有点没有想到。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想来这与他的大器晚成有关。汪老真正意义上的走红可以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虽“出道”较晚,但渗入人心的速度很快,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我身边文友写文时特别喜欢引用汪曾祺,尤其是美食文。毋庸置

疑,汪老是个美食家,他笔下的美食品种多,辐射广,仿佛将此生吃过的所有菜肴,都事无巨细,记载了下来。最有看头的是他将个人的生活经验融于文中,读来生动有趣,引发共鸣。我去昆明旅游时,就将他的《昆明的吃食》《菌小谱》《昆明菜》当作了美食指南。去北京时,亦跟着他的文,品尝了北京豆汁儿和北京烤肉。早年,汪曾祺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联大出了很多文豪,但论吃,我以为无一人能出其右。

汪老还是个植物学家,写过不少花草果蔬文。很多文友喜欢引用物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千世界,物种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物种不但丰富,而且它们是变化的。有的新物种产生了,有的物种则消失了,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物种悄然产生。种种神妙,不一而足。

在各类物种当中,鱼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物种。在平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人面鱼纹盆备受关注。我们在小学那会儿刚接触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了。可见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鱼类了。在中国古代语言中,关于鱼的成语相当丰富:临渊羡鱼、缘木求鱼、鱼龙混杂、浑水摸鱼、如鱼得水、涸辙之鱼、鱼目乱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然而我比较关注的其实是这样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此相应的则是另外一句话: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里面存

在的,是庄子《秋水》里的一段对话。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请君且试,置我于鱼,不知鱼之乐。”

第一回听说清代女作家吴藻,是20多年前的事。那时我还是一名高三学生,灯下偶然读到一首《浣溪沙》:“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捧读之下我大吃一惊,这词是谁写的?此人怎能把一个入历经沧桑后的苍凉心境写得这般传神?——那时并未经过什么大挫折,可这首词还是深深撼动了我,作者文笔并非华美瑰丽一路,可她偏以简约的意象和素雅的语言勾勒出人类在某一时刻共同拥有的感情,端的是绝妙好辞——这阙词的作者正是清代才女吴藻。

多年以后我发现,吴藻的确是清代才媛中的一个异数,如果清代有女作家作品排行榜,她的排名应该在前三名……吴藻何以能创作出这般动人心弦、使人恨不能与作者同哭的作品?生活是创作之源,让我们来看吴氏的生平:吴藻,嘉道年间女作家。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父为商人,嫁夫黄氏亦经商,中年后寡居钱塘。词学厉鹗、李清照,时有豪放之作。著有《花帘词》《香南雪北词》。

原来,吴姑娘自幼聪明伶俐,且十分好学,只要拿起词曲之类的书就放不下。她那做富商的多疼爱掌珠,见此情形便不惜重金为其聘请了当地最好的塾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吴藻本身天分高,加上有举人身份的名师指点,不俗的同窗切磋,慢慢地就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

## “通鉴家族”那些事儿

——从《宋史·司马光传》说开去

□汪 微

这部《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长达1362年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其中大部分篇章并非出自司马光的手笔,司马光所担任的角色只是编纂,他和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带领一批精通文史的写作高手,在19年时间里细细打磨成这部长达294卷的皇皇巨著,司马光领衔总其成,亲自把关润色,并撰写了其中一部分篇章以及标以“臣光曰”的二百多段史论文字。《通鉴》格局宏大,内容翔实,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史态度。他对一些重要史实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来进行佐证,对于史料中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详加推敲考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力求给出让自己,也让读者最为满意的表述。所以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深邃独到的史学眼光,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治国理政的智慧。

在王安石取得变法胜利的那十多年中,司马光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朝廷贬斥,闲居洛阳,这在客观上为他静下心来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有利条

件。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私人感情是非常融洽的,但是政见之争宛若仇讎,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斗争的悲哀所在。蛰居洛阳的岁月尽管寂寞冷清,但司马光反而感到庆幸,他因此获得了心无旁骛的至纯心境,带着他的写作班子从容不迫地构建起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生态,一种以修史为目的、以政见纷争为前导的文化现象就此形成。司马光修书的取材标准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其实就是体现了书名中的一个“鉴”字,可视作编书的落脚点。《通鉴》同时具备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成书近千年来,一直为众多的文人士诵习不厌。宋代以后,历朝文人对《通鉴》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元代为该书作注的胡三省甚至认为,《通鉴》不仅仅是皇帝的必读书,而且是朝中大臣乃至普通读书人的必读书。

与“二十四史”这样的纪传体通史相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就是改变了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模式,让人们的读史习惯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司马光和他的写作班子

用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在开阔绵长的纪年线家中塑造“大历史神韵”。《资治通鉴》显然不是单纯地记述史实,穿插其中的是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尤其是“臣光曰”引出的那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在对历代重大治国策略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过程中,强调道德修养、廉政节俭、轻徭薄赋、用人唯才等等一系列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硬道理。

司马光可能始料不及,《资治通鉴》以近乎完美的范本形态,在他身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许多“通鉴粉丝”争相仿效的标准体例。我的书架上所辟“通鉴家族”专区,除《资治通鉴》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超大部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司马光之后的“通鉴粉丝”们打造出好几种《通鉴》的衍生作品,首先就是南宋史学家李焘创作的这部《长编》。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长编》记北宋一朝史事,资料特别丰富,但作为《通鉴》的续书,显得篇幅过于冗

长,也不如司马光《通鉴》的格局大。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终于有了一部比较精炼的《续资治通鉴》,所记时间跨度是两宋至元代。这是科举状元出身的毕沅组织一些史学名家,如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等,花二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富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读来感到结屈聱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比较轻松地读懂《通鉴》呢?南宋史学家袁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把司马光书中原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史事重新分类编排,罗列成相对独立的条目,分别拟出小标题,让他身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许多“通鉴粉丝”争相仿效的标准体例。我的书架上所辟“通鉴家族”专区,除《资治通鉴》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超大部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司马光之后的“通鉴粉丝”们打造出好几种《通鉴》的衍生作品,首先就是南宋史学家李焘创作的这部《长编》。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长编》记北宋一朝史事,资料特别丰富,但作为《通鉴》的续书,显得篇幅过于冗

蔬,画中的小诗题跋更是神来之笔,令人会心一笑。比如他画过一幅《紫薇花》,题跋为:“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本无章法。”一幅《冬日菊花》,题跋为:“新湖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文人画的妙趣须眉毕现。

汪老的书信和剧本,我目前还没有拜读过,准备下单一本《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汪老的书信·剧本·杂缀集),书名读来就饶有趣味,这是汪老最受人欢迎之处。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在自己的性情当中,浪漫有诗意,潇洒有情致,过着一份“审美化”了的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驰骋。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确实,人活着,就得有一份兴致。汪老是睿智可爱的。

## 陈老先生的“太守之乐”

——读陈有清新作《鱼趣》

□一 丁

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些说的都是人的情绪、人的心情对于环境变化的反映。我心乐则有鱼之乐,我心悲则有鱼之悲,因为我有趣则有所谓“鱼趣”。

因此,在“濠梁之辩”的故事里,我们似乎可以为庄子和惠施找到一条和解的道路或者一个新的答案,那就是从“我”出发,以“我”之心情、“我”之眼光、“我”之趣味来观鱼,因为必将别有一番滋味。

陈老先生的《鱼趣》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进行开拓的结果,虽然这并非他有意为之,然而却让我们从种种鱼之趣中体验到了作者的趣味所在。《鱼趣》讲述了大千世界里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鱼。作为一

个物种,那些鱼类尽显物种之独特,有用尾巴捕捉食物的鱼,有掉进水里会淹死的鱼,有会飞的鱼……真是千奇百怪,令人大开眼界。

《鱼趣》这本书让我们见识了“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鱼趣》为我们呈现的就是“品类之盛”,这里的“类”当然特指的是鱼类,谁能想得到单单一个鱼类就有如此奇怪的景象呢?

然而除此之外,《鱼趣》还有另外一种图景,那就是在“品类之盛”的基础上存在的“品类之趣”。如果说“品类之盛”是物种存在状态

画的女伴家中走动……起初她只同闺秀们诗词唱和,然而吴女士的作品太出众了,当一些闺秀颇有文名的父兄、丈夫们读到吴作的时候,忍不住拍案叫好,后来有几位才子便盛邀吴藻参加他们的文酒诗会……吴藻答应了。这回吴藻的动静闹大了。

自此吴女士常和男性文士们一起饮酒赋诗、泛舟放歌乃至策马郊游,有时她还女扮男装,把自己打扮成清俊书生模样,跑去酒楼和年轻才子们滔滔不绝谈古论今——要我说,吴女士此举有些过火了,她一个富商家的少奶奶,偶尔参加一次女伴丈夫招集的文人雅集也就罢了,但像现在这样隔三岔五同才子们上酒楼谈理想谈人生,恐怕别人会说闲话的——令人惊异的是黄先生的态度,早有亲朋飞跑过来向他报告这位少奶奶的离经叛道之举,同时让他管束自家媳妇的不羁行为,可黄先生却只是笑笑说:藻妹有分寸的。

总的说来,吴藻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惬意的,可这是她32岁之前的事,在她32岁那年,命运突然对她板起面孔,给了她无比沉重的一击……她丈夫因为一场急病,骤然离开人世……年轻的少妇猝不

长,也不如司马光《通鉴》的格局大。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终于有了一部比较精炼的《续资治通鉴》,所记时间跨度是两宋至元代。这是科举状元出身的毕沅组织一些史学名家,如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等,花二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富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读来感到结屈聱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比较轻松地读懂《通鉴》呢?南宋史学家袁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把司马光书中原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史事重新分类编排,罗列成相对独立的条目,分别拟出小标题,让他身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许多“通鉴粉丝”争相仿效的标准体例。我的书架上所辟“通鉴家族”专区,除《资治通鉴》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超大部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司马光之后的“通鉴粉丝”们打造出好几种《通鉴》的衍生作品,首先就是南宋史学家李焘创作的这部《长编》。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长编》记北宋一朝史事,资料特别丰富,但作为《通鉴》的续书,显得篇幅过于冗

蔬,画中的小诗题跋更是神来之笔,令人会心一笑。比如他画过一幅《紫薇花》,题跋为:“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本无章法。”一幅《冬日菊花》,题跋为:“新湖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文人画的妙趣须眉毕现。

汪老的书信和剧本,我目前还没有拜读过,准备下单一本《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汪老的书信·剧本·杂缀集),书名读来就饶有趣味,这是汪老最受人欢迎之处。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在自己的性情当中,浪漫有诗意,潇洒有情致,过着一份“审美化”了的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驰骋。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确实,人活着,就得有一份兴致。汪老是睿智可爱的。

汪老的书信和剧本,我目前还没有拜读过,准备下单一本《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汪老的书信·剧本·杂缀集),书名读来就饶有趣味,这是汪老最受人欢迎之处。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在自己的性情当中,浪漫有诗意,潇洒有情致,过着一份“审美化”了的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驰骋。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确实,人活着,就得有一份兴致。汪老是睿智可爱的。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蔬,画中的小诗题跋更是神来之笔,令人会心一笑。比如他画过一幅《紫薇花》,题跋为:“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本无章法。”一幅《冬日菊花》,题跋为:“新湖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文人画的妙趣须眉毕现。

汪老的书信和剧本,我目前还没有拜读过,准备下单一本《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汪老的书信·剧本·杂缀集),书名读来就饶有趣味,这是汪老最受人欢迎之处。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在自己的性情当中,浪漫有诗意,潇洒有情致,过着一份“审美化”了的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驰骋。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确实,人活着,就得有一份兴致。汪老是睿智可爱的。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长,也不如司马光《通鉴》的格局大。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终于有了一部比较精炼的《续资治通鉴》,所记时间跨度是两宋至元代。这是科举状元出身的毕沅组织一些史学名家,如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等,花二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富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读来感到结屈聱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比较轻松地读懂《通鉴》呢?南宋史学家袁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把司马光书中原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史事重新分类编排,罗列成相对独立的条目,分别拟出小标题,让他身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许多“通鉴粉丝”争相仿效的标准体例。我的书架上所辟“通鉴家族”专区,除《资治通鉴》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超大部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司马光之后的“通鉴粉丝”们打造出好几种《通鉴》的衍生作品,首先就是南宋史学家李焘创作的这部《长编》。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长编》记北宋一朝史事,资料特别丰富,但作为《通鉴》的续书,显得篇幅过于冗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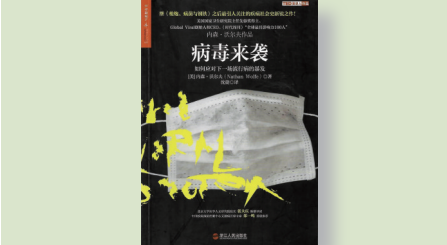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致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家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 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推荐好书



《病毒来袭》[美]内森·沃尔夫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面对病毒,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恐慌。一位病毒学家用平直的语言向读者讲述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与流行病的前世今生。其中既有警告,也让人看到了战胜病魔的希望。



《战疫纪事》池莉等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多位名家用40篇散文真实记录了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现场,歌颂了中国人不屈、无畏、团结、奉献的英雄精神。



《牵风记》徐怀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描写战争,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翔。



《细雨下 点碎落花声》宗白华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美从何处寻?细雨下,点碎落花声。美学大师宗白华送给当代人一件礼物。它引领你,将美纳入生活的日常,树立一种审美的态度,形成一种艺术的人格,让你找到心中更理想的自己。



《给孩子的哲理》周国平 中信出版社

当孩子开始用双眼审视世界时,一连串哲学性的追问也开始形成。周国平带着孩子拜访西方两千年来那些智慧的头脑,倾听他们对人生问题的讨论,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奔跑的岱二牛》黄蓓佳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奔跑是生命最美的姿态。一位富有喜感的当代乡村儿童——岱二牛,用他那微小但执拗的理想主义之光,去坚持梦想与正义,带我们去欣赏新农村的风俗图画,感受乡村的亲切与温暖。